



市民挑选鲜花。特约记者 刘平 摄

商户整理花束，准备售卖(资料图)。

明清以来,北京人养殖的花卉,大多来自丰台区的草桥。那里是花卉养殖区,也是各种花木的集散地。《帝京景物略·草桥》说:“右安门外十里草桥,方十里,皆泉也。”“土以泉,故宜花,居人遂花为业。”从明代起,每天早晨,成百上千的花农挑着担子进入北京城售卖鲜花。早春,则是梅花、山茶、水仙、探春;二月,则是桃花、海棠、丁香;暮春,则是牡丹、芍药。入夏,则是蜀葵、罌粟、凤仙、鸡冠花、玉簪花、十姊妹、波斯菊、望江南等。秋天,红白蓼、木槿、秋海棠、木樨、菊花。此外,还有紫薇、月季、夹竹桃、玫瑰、无花果等。

春季草花最先上市的是蝴蝶花。这种蝴蝶花,学名叫三色堇,堇菜科,茎有分枝,春夏

开花。花瓣圆形,通常一朵花上有紫、白、黄三色,很好看。卖花人沿街叫卖,吆喝道:“栽花儿哟,栽花儿哟!栽一蝴蝶花儿来吧!”这声音仿佛告诉人们:春天来了。

清初王士禛所著《香祖笔记》中说:“京师鬻花者以丰台芍药为最。”每年四月,丰台花农将芍药花剪切下来,摆在蓝布之上,淋洒清水以保持鲜艳,用担子挑入城中,一天能卖上万支。芍药花价格便宜,一般人家都买得起,插入瓶中供在案头,以赏春色。早年芍药花只有粉、白两色,品名有宫锦红、醉仙颜、白玉带、醉杨妃等,以醉杨妃为上品,花瓣宽,颜色美。卖花人吆喝时必定以“醉杨妃”为号召:“哎,大芍药哟,买杨妃的芍药来!”“买芍药来,杨妃的芍药,赛牡丹的芍药花儿!”

六月是卖鲜花的旺季。小贩们拎筐挎篮,内装用细铜丝穿成的茉莉花球、双排的玉兰,还有玉簪花、晚香玉、江西腊等,走街串巷,叫卖声悠扬动听。

西城护国寺西口路南,现在是人民剧场,在早先是悦容花厂,专售鲜花。春天以果木为主,夏天以茉莉为盛,秋天是桂花和菊花,冬日卖水仙。农历逢七逢八,是护国寺庙会开放日。庙会上陈列各种鲜花,并出售花的种子。用细铜丝穿成串的茉莉花、玉兰花,香气袭人,尤其受女游客欢迎。

有需求就有供应,北京人喜欢花,刺激了花乡的花卉生产。清初的《六街花事》中说:“丰台种花人,都中目为花匠。每月初三、十三、二十三日,以车载杂花至槐树斜街市之。”“桃有白者,梨有红者,杏有干叶者,索价恒浮十倍,日哄

则虽不得善价亦售矣。”

《同治都门杂咏》:“柳斗荆筐庙外陈,布棚看过少奇珍。缘何游人多高兴,眼底名花最可人。”《金台游学草》说得明白:“众物那及东西庙,好花真冠南北城。”东庙指隆福寺,西庙指护国寺。

每年春节到来之前,很多北京人都喜欢买上几头水仙,泡以清水,养在盆中。有经验的人,还会施以刀剪,加以雕琢,让水仙的叶子和花长成各种美丽造型。但是相当多的人,不大会侍弄。他们以为水仙产自南方,一定怕冷,因而只管保温,将浸泡水仙的盆盆放在近火处,结果,叶子疯长而不开花。

金受申先生在《老北京的生活》中,专有一节说养水仙:“人家购买原头,植入盆中,培以金沙土及没有黏性的黄土,稍施肥料(或不施肥料),生长茂盛,远非刚出的水仙所能及。”所谓刚出的水仙,是指花农经过熏潮,已经长出绿叶、花蕾的水仙头。

水仙以福建漳州产的最为有名。每年秋冬季节,大批的水仙头筐装篓盛,从福建运到北京。大宗水仙则被丰台花农买来加工养殖,待长出绿叶和花蕾,再放入盆中,拿到市上出售。金受申先生说,“水仙有独头的,有三歧、五歧、六歧、七歧的”“每歧出花,方为毕事”。因为人们都喜欢买多歧的,“工人则以竹篾将独头水仙及修饰时剥落的水仙头联于一体”,而那些水仙头多是不能开花的,“工人造伪,也由此而起”。

人们将长出绿叶、花蕾的水仙头买回后,“或植土盆中,浇灌便可;或置水盆中,以石子扶持不倒,日间放于窗内,以映日光,夜间置于暖室,每日清晨用清水洗去水仙头上的黏液,另换新水上盆。”

水仙开花后,香气四溢盈于一室。花落之后,水仙头便没有继续养殖的价值,即使能令其不死,也只能长叶,第二年冬季绝不能开

花,所以只能弃掉,来春再买。

新年可以买到的花卉还有迎春、香橼、金桔、蜡梅、碧桃、牡丹等,但价格不菲。尤其是牡丹,《老北京的生活》也提到:“每朵花价在十元上下,一盆三朵,便是寒家一月生活之费。所以俭士率多不敢正视的。”

早在明代,草桥的花农已经掌握了让植物反季节开花的技术。“坯土窖藏之,蕴火炕晒之,十月中旬,牡丹已进御矣”(《帝京景物略·草桥》)。腊月拿到市上出售的牡丹、梅花、绯桃、探春诸花,“皆贮暖室,以火烘之,所谓堂花,又名唐花是也。”这些唐花,买回后只能开一季,继续养殖难以再活。

草桥不仅能生产唐花,还能生产反季节蔬菜,如香椿芽、黄瓜。“所费一(牡丹)花几半万钱、一芽一瓜几半干钱”。半万钱,近于五两银;半干钱,即五百文。显然不是寻常百姓享用得起的。

用温室培植蔬菜的技术汉代就有了。据史料记载,汉代的大官(菜)园冬季种植葱韭菜茹,“覆以屋廡”,昼夜烧火加温,“菜得温气皆生”。汉朝官员中有个叫召信臣的,上疏皇帝要求罢止种植反季节蔬菜,认为“物不时、不宜供奉”,理由大约是不利健康。但是他的反对没有产生任何作用,汉唐以来,在温室里培植花木、种植蔬菜的方式一直在继续。

清代,唐花的主要买主是皇家。每年正月,皇帝赐宴大臣,筵席前便摆着盛开的牡丹和芍药。乾隆皇帝做过一首《戏咏唐花诗》,大意是唐花巧夺天工,使得万花鲜艳。“设使言行信臣传,怜他失业卖花人”——如果依照召信臣所说,可怜花农们要失业了!

(《老北京述闻·风物民俗》宗春启)



芍药(资料图)。

“光启文库”图书推荐(二)



《生命是一种充满强度的运动》

汪民安 著

本书是汪民安教授最近几年关于当代西方哲学、当代艺术和当代文化的学术随笔集。既有对本雅明、德勒兹、罗兰·巴特、福柯等人的评论,也有从文艺复兴绘画到当代影像和装置艺术的讨论,以及对种种文化现象的分析。分为五个主题:同代人、绘画、福柯、艺术何为、友谊与潜能。当代性是贯穿其中的线索,体现出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是如何通过他们的作品对当代进行潜在思考的。

《凌波微语》

陈建华 著

本书收录了作者近20年来的学术随笔,凡24篇,既有针对中国近代思想史、都市文学与视觉文学等议题的讨论,涉及史料与理论、文学与诠释,以及文学文化跨学科的方法论问题,又有对国内外求学和经历研究的深情回顾。本书以“微语”讲述自己的求学之旅,轻巧生动,又不失严肃。

《希腊与罗马:过去与现在》

晏绍祥 著

本书为作者的学术随笔集,其中包含比较严肃的学术论文,但大部分是介绍西方古典学的短文,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最后两篇意在说明译作对中国认识古典世界的重要意义。无论是全面、深入地认识古代世界,还是在研究上有真正的突破,学界都离不开基本的资料建设,而学术翻译的意义,正在于把最重要的史料、前沿的研究成

果,直接推介给汉语世界的人。

《面目可憎:赵世瑜学术评论选》

赵世瑜 著

本书选自作者30多年来的学术随笔,共25篇,约20万字。内容涉及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与民俗学等议题;在方法论方面,涉及史料与理论、文本与诠释和文学文化跨学科等广泛问题。

《中国的近代:大国的历史转身》

罗志田 著

本书立足于文化眼光,借助历史想象,观察“中国的近代”,述说一个大国如何从历史转身。全书大体分为五个板块,分别是偏重古代的通论、近代中国的重要转变、以千年为计量的单位的历史性大事件评述、一组重要著作的书评以及近代的学术和教育。本书着重处理“中西新旧”四字的关系,展现近代中国一些基本层面的特异性及其不得不如此的脉络渊源。出版后引起极大的社会反响和学界关注,三个月内即售完第一版,现已推出两个版本。

《随缘求索录》

张绪山 著

本书收录著名学者张绪山在学问道上的思考文章,按照“科学纵议”“史学杂俎”“时评漫议”“学林琐记”“萍踪遐思”等主题展开。部分文章已在报纸或期刊上发表,获得知识界的好评;部分新撰写的文章,反映了作者的一些新思考,有助于开阔历史学、文学等研究新路径。

《诗性之笔与理性之文》

詹丹 著

《诗性之笔与理性之文》为光启文库中光启随笔集之一,收录作者十多年来对文艺作品、历史、教育等领域的学术短评、访谈稿、序言及所感所思,全书围绕着人与书,为读者打开了一片思绪飞扬的空间。作者詹丹为上海师范大学古代文学教授、中国红楼梦研究专家。全书文笔流畅,质量较高,可读性强。

《文学的异与同》

张治 著

书题“文学的异与同”,力图体现作者本人对于文学研究的理想:一是从中西不同的文学史传统里通观其变,再把握其中不变、固有的因素,由此揭示彼此间的互为启发和参照;二是通过对具体文本的解读和研究史的梳理,阐发“文”与“学”的异同之辨。

《难问西东集》

徐国琦 著

本书收录了作者30年来18篇重要的学术论文,内容涉及美国史、国际外交史、中美关系史、史学研究方法等。其中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的关联、越南战争的现代记忆与影响、美国的亚太扩张与均势外交政策等进行了深入而精彩的剖析,发人深省。

《西神的黄昏》

江晓原 著

长期以来,“西方之神”以西方现代科学的至高无上地位为背书,掌握了全球范围的

文化话语霸权,对世界各国人民进行洗脑,但它不应拥有此种地位。《西神的黄昏》,意为“西方之神的没落”。本书不再通过谈论或历数祖先的伟大成就这种收效甚微的路径去塑造某种“东方之神”,去西方神殿里叨陪末座;而是试图通过科学祛魅、揭出神刊真相并谋求溯源悟真的方式,去解构“西方之神”,将其拉下神坛,呼唤读者结束在精神上跪拜西方的自卑状态,以此重建我们的文化自信。

《思随心动》

严耀中 著

“一念心动,五阴俱生。”本书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一些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往复探索,期望通过揭示与阐释其间的对立与统一,引出更多思想上的理解与新意。随篇文章,皆属有感而发,如是而称之为思想活动之痕迹,亦是心绪被扰动之所致,故题名为《思随心动》。

《浮生·建筑》

阮昕 著

作者以十余年来的八篇学术散文札记为基础,围绕建筑中“天”的含义、建筑内部构成与外部世界及居者内心的关系、作为人学的建筑历史、建筑的人文之本、民间建筑中的人类学、“现代性”在建筑和生活中的疑问等主题,对古今中外建筑中的人物、事进行梳理比较,引领读者思考以上人生哲理,体现了“文虽浅近,其意则深”的学术追求。